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明文在

(八)

薛熙纂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 文 在
(八)

薛 熙 纂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明 文 冊
八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纂 者 薛 熙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張

明文在卷八十八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尙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靖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卽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無恙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尙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耳乃攜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詞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

子業不足慰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闢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輟閣。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卷。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旣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

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家。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飲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嘆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尙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變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

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澹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尙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涖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縣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

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諭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耳。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樓。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書。

摩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晏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臺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璣。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璣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與先生曰。朕爲卿教子。

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璫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尙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咎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旣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

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延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驢動顏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方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璫曰。爾父道中安否。璫以安對。未幾復謂璫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璫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記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矧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跽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閭閻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

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邦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乎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寘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沒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

明文在卷八十九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 濂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爲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尙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己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有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爲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塲方出也以進納恩補丞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董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妊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卽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闔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耳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

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天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名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綽然有古風。特置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爲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爲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淞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着致仕仍舊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游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

廉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會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愚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璵。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十卷。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於鹽塲。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敗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恆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爲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什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卽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塲爲尤艱。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賢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一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鹽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涖是役。撙節浮蠹。以餘錢還之。

爭歡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嵎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實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向導。逮捕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都，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悲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爲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爲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文緞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爲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斂，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爲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污。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寒暑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